



周时奋散文随笔集

一半秋山带夕阳

中国文联出版社

周时奋散文随笔集

一半秋
山带夕阳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半秋山带夕阳:周时奋散文随笔集/周时奋著.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1

ISBN 7-5059-3220-9

I.一… II.周… III.散文-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4977 号

书 名	一半秋山带夕阳——周时奋散文随笔集
作 者	周时奋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陈福仁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河北省永清县第二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68 千字
印 张	8.75
插 页	2 页
版 次	199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3220-9/1·2436
定 价	14.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自序

我在读中学的时候有一个怪念头，我以为语文课本里的文章都是人杜撰出来骗人的东西，不足为训。于是我很不愿意学习文学，就一味偏爱数理化。我当时的理想是报考复旦大学数学系。后来由于文化革命上不了大学，接下来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又回乡务农，又当兵吃粮，再接下来就是代课、当文牍、画连环画、唱曲艺、拍照相、演大戏、放电影、办报纸、玩电视，凡是可以混饭吃的地方都义无反顾。这样就人到中年。正如俗话说说的，已经是“半个太阳挂在西山头上”了。

我们当时生活的时代算是一种特殊年代，把不准什么时候就会冒出个特殊机遇。三十多岁的时候忽然来了在职带薪读大学的好事，但限于报考党校和中文专业。想来想去，总觉得前者听上去好像不是专业，于是只得硬着头皮撞在中文系的枪口上。那一年祸福双至，所谓福，我上大学，儿子上

小学，当民办教师的妻子老转不了正，咬咬牙也考上了师范，当地人称之为“一家门背出三只书包”；所谓祸者，妻子因此没有了工资，一家三口全赖我每月62元钱糊口，娘俩用39元，我一人在校用23元，连买书买资料全在内了。穷极而发愤，发愤而图强。读书人的图强只能写文章，胡乱写。写小说，写报告文学，写影视剧本，也写散文、随笔。后来估计也不能自拔，就干脆加入了作家协会，于是彻底背叛了幼年的初衷。

上大学时最佩服教古代文学的吴先生，他学识渊博触类旁通，然后语出惊人让我辈醍醐灌顶。便效法模仿，用于去思考以前的所见所闻，去思考我的已经走过来的半辈子，那一路上的苦难和欢乐，以及不苦不乐和啼笑皆非。我觉得这种思考对于写作很有意思，就常常以这种思考去涂鸦一些小东西，然后拿出去发表。我喜欢看得深一点，写得薄一点，言外留得宽容一点。我觉得自己的文章里始终有一种农民式的情感，这与我生于农村、长于农村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常常用一种直觉去感受它，也就偶尔有了些肆无忌惮的农民式想法，把严肃的历史当作一种演义。此外就写一些熟悉的人以及鸡毛蒜皮的小事。这就有了这本集子里的东西。我编过一个时期的地方志，接触过一些“古人”，加之毕竟人过中年，写出的东西就难免有些陈气、老气，以至有些横秋之感。

我的朋友陈振濂先生送我一帧书法，上有“一半秋山带夕阳”之句，觉得很有意思。就我的年龄和文章，都似乎到

了这一境界，我不知道这算是超然还是颓唐，不管如何我还是挺喜欢这句话的，就以此作了这本集子的书名。

作者

1998.3.12

目 录

自 序	(1)
山川苦吟	
肃杀清东陵	(3)
孤独黄崖关	(7)
景山放思	(12)
漠漠乾陵空对秋	(18)
三峡断章	(24)
曲阜随想	(32)
下相余韵	(35)
马嵬坡的警示	(39)
江南三楼	(43)
凭吊蛇口	(47)
武侯祠	(50)
杜甫草堂	(53)
夕阳它山堰	(57)
寂寞上林湖	(62)
静淑的河姆渡	(66)
谁知天一阁	(70)
保国寺的悬念	(74)

白云庄碎语·····	(78)
古今忠应祠·····	(81)
龙泉山的祭坛·····	(85)
陶公山吊古·····	(88)
林宅品砖雕·····	(94)
伏跼精神·····	(97)
帆船时代的最后辉煌·····	(100)
听咸通塔诉说·····	(103)

日暮乡关

古鼓楼遐想·····	(109)
诗酒月湖·····	(112)
清风贺祠·····	(115)
平桥听水·····	(117)
孔庙的启示·····	(120)
钱馆当年·····	(122)
马园烛影·····	(124)
桂井拾荫·····	(126)
新庄酒魂·····	(128)
华灯古军营·····	(130)

老戏歪解

老戏人物·····	(135)
阿林娘的思想工作·····	(139)
严兰贞的心理攻势·····	(143)
当时没有流行歌曲·····	(146)

寡妇之战	(149)
白骨精非死不可	(153)
娘子与和尚	(156)

人生素描

想念您，二十年前的班主任	(163)
路依然漫漫其修远	(166)
虎虎生风何业琦	(171)
她不很想缠住艺术	(175)
汪卫兴印象记	(179)
在潇洒与滞恋之间	(183)
他也许是又一个小泽征尔	(185)
俞峰又从异国归	(190)
老 李	(193)
爱清洁的朋友	(198)
农民读书	(202)
送别阿始	(204)
黑鬼留我一句话	(207)
听傅丹弹琵琶	(211)
三等吃客	(2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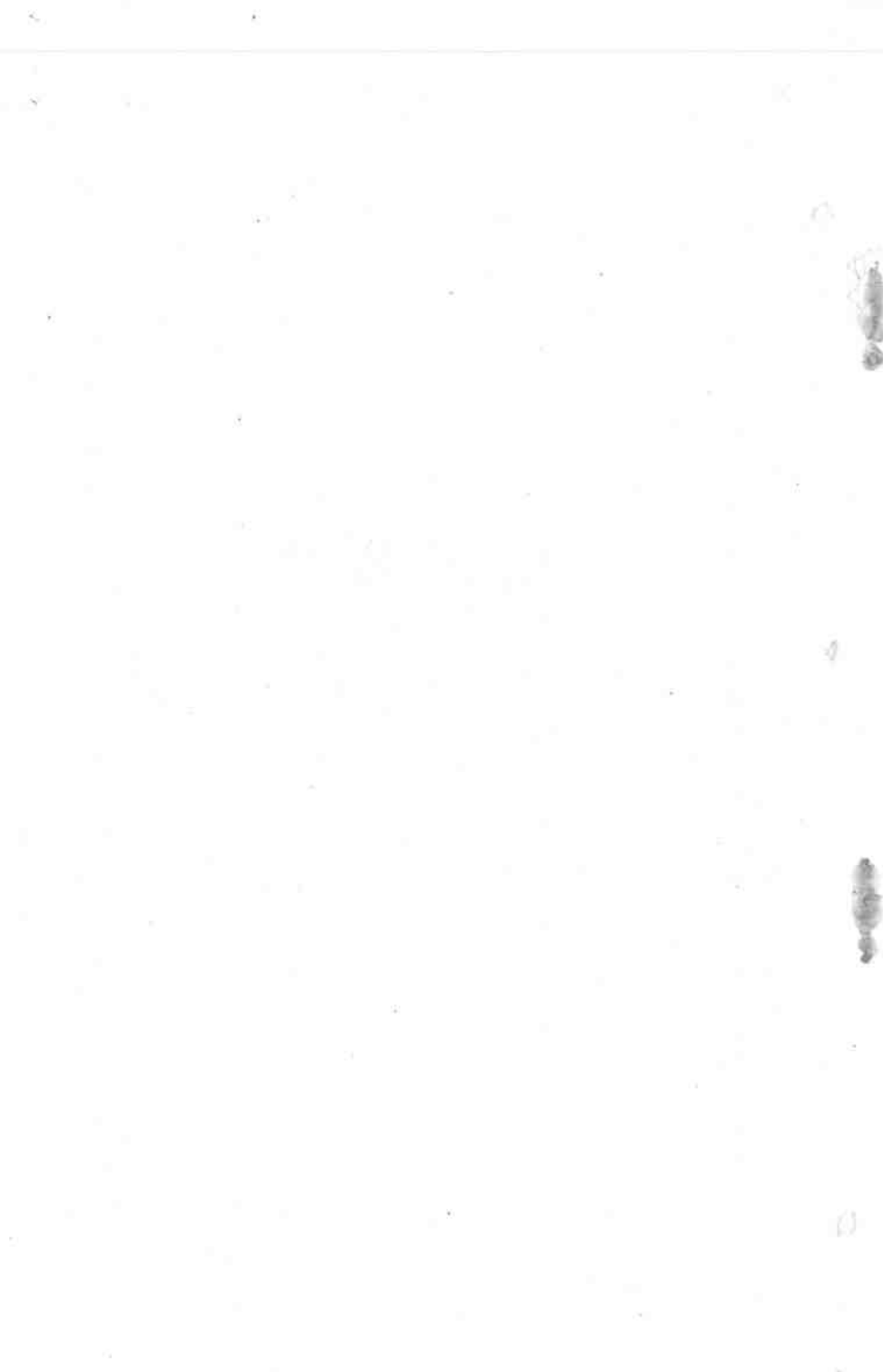
随缘人文

鄞江古桥的回忆	(221)
那片湖山那方人	(225)
遍地风流活邱隘	(228)
故园小记	(232)

4 ·目 录·

我们进城了	(241)
皎口竹	(246)
祖孙林	(250)
春雪黄岩头	(254)
潇洒走一回	(259)
红流苏	(263)
秀水街“国际地摊”	(267)

山川苦吟



肃杀清东陵

曾经有个古怪的念头，很想知道每一个帝王的最后归宿地。这实在是一种说不清的心理。不是崇敬，不是悼惜，也不是幸灾乐祸，倒像是解悬，像是寻究，想看看这些显赫的特殊人生最后句号的所在。于是便从北京驱车直奔 100 公里以外的蓟县。

清东陵坐落在河北省遵化县马兰峪，距蓟县 30 公里。这是燕山脚下的一片河谷冲积平原。古长城从这里蜿蜒而过。漠漠蓟北，肃然有慷慨悲凉之气。当我面对那一片山石裸露风骨嶙峋的燕山，望着疏疏落落地散布在坡谷里的刺枣树和盛开着白花的李树时，心头不禁袭过一阵苍凉，轻轻地吟了一句“燕赵多悲风”的古诗。

然而真正体会到这种萧索、孤寂和悲凉感的，却是在东陵。

宽厚旷漠的黄土绵延无尽，铅灰色的天幕如盖如垂倒扣着茫茫的赤野，燕山像一条灰带，盘亘在遥远的地平线上。在这天老地荒般的萧寂中，一座硕大无朋的汉白玉七门石碑

楼沉重地支起一壁苍天，令人不能相信人世间竟有此惨淡经营起来的恢宏。这就是东陵的总入口。从牌楼到燕山的那片莽原中，平展着一条笔直的神道，两边排列着汉白玉的石像和石兽，一直延伸不见尽头。神道里的地砖在岁月的浸蚀中已经斑驳，不时有从远方滚翻过来的风沙在上面掠过，把神道磨砺得寸草不长。面对这条十几里长的神道和几处孤寂地耸立着的华表，你会感到一种历史与自然的相互结合与抗衡。我到过十三陵，如果说十三陵在努力展现陵主生前竭尽铺张的豪华，那么清东陵似乎在构架死后的苍冷和对不朽的祈望。难道正是一点点审美上的差异，却折射出这个由马背驮入山海关来的少数民族在心灵最隐蔽处埋藏的那一点最后的自卑？

自卑与否，并不影响冥宫的营造。长城下、燕山麓，几十里的山山岬岬中一字排开清代顺治、康熙、乾隆、咸丰、同治五个帝王和 153 位后妃的陵墓。清皇族的陵寝分昭穆而居东西，遵化的东陵与易县的西陵遥相呼应，大都以统一的规律，由甬道、牌坊、碑亭、拱桥、享殿，一直筑到地宫。当淡淡的阳光斜照到那漫山遍野嵯峨的复瓦飞檐和参差的歌山高墙时，竟让人分不清辉煌还是凄然。

我本为五位帝王而来，结果却对一百五十多位长眠在这里的女性给予了密切的关注。她们的生前都是名媛闺淑，锦团花簇包裹着她们的青春和美丽奉献到君王的朝靴下，从此闭锁深宫，让煌煌的九重宫墙圈关着无休止的争风吃醋和尔虞我诈。绝大多数后妃的传略都简练到只有生卒年月和生育

记录，显然她们一生的价值仅仅是作为皇族的生育机器，而且有很多早逝的后妃恐怕仅仅让帝王在伦理上拥有，她们在无比豪华的铺排中，被堂堂皇皇地宰杀了属于她们的那些少女少妇的情感、理智和希冀，以至最终陨灭了花容月貌。

并非尽然，有声有色的后妃也大有人在。你看那赫然兀立的慈禧陵，以其“凤在上龙在下”的陛阶刻石与须眉平分秋色。我沿着地下甬道来到被孙殿英盗窃一空的墓室，望着不辨色泽的棺椁，忽然想到这位机关算尽的妇人其实也是个悲剧人物。叶赫那拉氏可以当一位很有“角色”的民妇，然而在历史的错位中她站错了队。签订卖国条约的祸首是她的公公道光，她的丈夫咸丰也不是什么民族英雄，然而历史判决了这位老妇人，使她成为中国近代最厚颜无耻的卖国求荣者和祸国殃民者。叶赫那拉氏为历史所不屑，固然有其政治上的重大渎职，但是，恐怕也有相当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她是一个女人。

在马兰峪长眠的后妃中最被我看重的是皇太极的庄妃，正是她一手扶起了两个皇朝。她聪明地利用了“兄亡弟续嫂”的婚俗，下嫁多尔衮而保全了顺治王朝的诞生和发展，接着又哺育了一个康熙王朝。然而历 61 年而成为中国历史上在位最久的皇上康熙，也不能给情深恩极的祖母以公平的待遇。孝庄皇太后（庄妃）因为“风流”而永远置身于马兰峪皇家陵园的风火墙之外。石碑已裂，孤墙已残，庄妃的昭西陵像戈壁滩中一处孤独的毡房，承受着无休止的凄风残月。

我深深地为同治后阿鲁特氏的结局而颤栗。22岁的阿鲁特氏是不经婆婆慈禧的折磨而吞金自尽的。这桩九重宫墙里的悲剧已经让人扼腕哀叹了，然而在她死去的七十年后，也即在1945年冬天，孙殿英的残部又一次洗劫东陵。皇帝、皇后们的尸骨从棺槨中拉出来时，同治只剩下一摊骨架，而皇后阿鲁特氏竟然面目如生。匪徒们为了挖得皇后致死的那块腹中黄金，竟剥光她的身子剖开了她的肚腹。

天哪，东陵的悲剧，人类道德的悲剧。

当我再一次审视着那一片寂寞的皇陵时，血色的斜阳正惨淡地洒满了那一片墓地。马兰峪，这片被风水堪舆家选之又选的土地，最终埋葬了多少哀怨。

肃杀的清东陵，如果你能让后世的游人凭吊点什么的话，恐怕只有那一群女性的灵魂。

孤独黄崖关

中国人对于长城的认识多半来自八达岭，到过慕田峪的便算见多识广。八达岭长城给人以崇高雄伟，慕田峪长城给人以广袤绵远，论及险峻，黄崖关大概能排上名次了。

黄崖关在蓟县西北，是天津卫通往围场一带塞外的咽喉之地。这是绵延千里的燕山山脉突然中断处的一个小小的豁口。每当夕阳衔山，苍黄惨淡的光辉便从西方投向这座壁立的断崖，此时此地，这座罕为人知的关隘显得尤其的苍凉与静寂。陡坡中，裸露的山岩埋伏在青苔绿蓟的后面，彼此犬牙交错，拧心对角，缓谷瘠薄的表土上疏疏落落地只长着树形不整的灌木和色泽干枯的杂草。十里长峡，不见过客，驼铃已远，空有关山。骤起的山风从谷顶沿坡而下，在狭长而空荡的峡谷中穿越激荡、飞旋混搅，直发出阴森悚然的“瞿瞿”鸣叫。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星辰列张。惟有遍山漫坡的李树，却不顾处身的浅薄而盘根伸节，在大山阴影里野性泼辣地把黯白色的李花开得生气勃勃有滋有味。暮天茫野之中，只剩下余辉里的断崖闪烁着黄金般的明亮，